

· 科技界声音 ·



图片来源:光明网

一个德国同行问我,你们一年发射两艘飞船,这么快,有窍门吗?我说我的窍门告诉你,你也学不去。俄国人规定,搞载人航天产品,不能晚上加班,你们德国人规定,周一和周五不做重要的精密性工作。而我们中国人呢,白天、晚上、星期六、星期天就是这么干。他喊:“你那是违法的!”我说,“为了迎头赶上,我们只能这样干了。”

——**神舟飞船总设计师 戚发轸**
《光明日报》[2010-08-27]

我做过一个梦,梦见杂交水稻的茎秆像高粱一样高,穗子像扫帚一样大,稻谷像葡萄一样结得串串,我和我的助手们一块在稻田里散步,在水稻下面乘凉。

——**中国工程院院士 袁隆平**
新华网 [2010-08-28]

摩尔定律并不适用于所有科技领域,只有独立的技术领域会遵循指数增长的摩尔定律,如在硬盘存储、光纤容量、基因排序、生物学数据库和模型软件改进领域确实存在一些指数增长现象。但在其它领域,尤其是能源领域并未发生指数改变。

——**微软公司前总裁 Bill Gates**
《中国计算机报》[2010-08-25]

46%的博导同时指导的博士生超过7名,最多的高达47名。近13%的博士生每月与导师交流不到1次,甚至还有3%的博士生反映未与导师交流过。国外一流大学博士淘汰率高的可达40%,而中国采取的是“严进宽出”政策。

2008年,我国博士学位授予数超过美国,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博士学位授予国家。2009年,全国在学博士生24.63万名;2010年,全国博士招生计划为6.2万人。在高等教育事业大发展的同时,也造成博士生教育水平下降和学术质量滑坡。

——**华中科技大学教育科学研究院教授 周光礼**
《长江日报》[2010-08-25]

美国化学界论文署名普遍存在不公。我们对600位化学研究人员所做的一项调查显示:一半被调查者表示,自己对他人的研究没有发表在论文中得到应有的体现。而且,许多人称不敢直面那些资深的作者来表达自己的不满意度。如果别人对他们的研究有重要的贡献,被调查者尤其是年轻化学研究人员通常选择在“致谢”部分注明;126人表明如果是自己的研究生或博士后贡献很大,愿意让他们成为共同作者,而如果是别人的学生,只有55个人表示愿意将他们列为共同作者。总体而言,年长的、发表论文较多的研究人员处理这一问题比较大方;而年轻的、发表论文较少的研究人员则比较“小气”。

——**美国人类学家 Mark House**
英国 *Nature* 网站 [2010-08-25]

实际上,在英语体系国家,一篇SCI论文只是表明这篇论文按常规被收入了一个公认的庞大数据库,并不能说明什么。我的一个学生去波斯顿某大学求职,当他自我介绍说发表了多少篇SCI论文时,那位美国教授竟反问:什么是SCI?足见在我国如雷贯耳的SCI在美国却并不当回事。许多西方学者对我国动辄成千上万元地重奖SCI收录论文的现象感到难以理解,甚至戏称中国的SCI为“Stupid Chinese Idea”(或可译为“愚蠢的中国概念”)。

——**东南大学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 吴中庆**
《科技日报》[2010-08-25]

我所在的研究所一起学术不端案例的调查,预计将花费52.5万美元,包括付给证人和调查者的酬劳、文书工作人员工资以及其他支撑人员费用。按照这个花费,去年报告给科研诚信办公室(ORI)的217起学术不端案例将会花费1.1亿多美元,而这还不包括报告给其他资助机构的案例的调查费用。

——**纽约罗斯维尔肿瘤研究所 Arthur Michalek**
英国 *Nature* 网站 [2010-08-18]

南非的大部分女生仍然习惯于选择传统专业,如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对科学和技术则敬而远之。特别是在工程和工程技术领域,性别不平等现象更严重,每

4个学生中只有1个女生。虽然这些年来进入大学的女生选择科学和技术专业的总体人数呈增加趋势,但很大一部分学生却不能完成学业。以2000年为例,当年入学的一年级新生约有6成的人在随后4年中因各种原因辍学或被淘汰,其中女生比例超过一半。更令人叹息的是,在这些中途放弃学业的女生中,有7成来自黑人家庭。

——**南非科技部部长 Naledi Pandor**
《科技日报》[2010-08-18]

我们国家立项的几乎所有重大项目都具有如下五大特点:胆子大、目标大、队伍大、经费大、抱负大。当下中国的科技评价体制有一个严重的误区,即把大项目与大成果直接等同起来,在国家科技资源投入有限的今天,过分强调大项目,是以牺牲效率以及国家科技整体水平提高为代价的。更为严重的是,重大项目申报中可能存在的严重换票行为,也败坏了科技界的风气。如果把重大项目比喻成绿洲,我相信每个人都喜欢绿洲,但是,如果一个国家把命运完全寄希望于几个所谓的绿洲上,那么这个国家的未来是危险的。

——**上海交通大学教授 李侠**
《科学时报》[2010-08-27]



图片来源:科技网

出野外还是有一些风险的。去年就发生一件让人哭笑不得的事情。我们那次是去了玉树结古镇下拉秀乡,当时带着光合作用仪和光谱仪,在现场进行勘测,但是这些仪器却惹了祸,当地的藏族牧民把我们当成了找金矿的,二十几个人一下子就把我们围了起来,如何解释也说不通。最终还是联系到青海省科技厅,才使科研人员“转危为安”。即使这样,比起坐在办公室里,每天面对各种项目申请、答辩、报告,我还是喜欢去野外,因为这是我工作中难得的亲近自然的机会。

——**中国科学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 研究员 邵全琴**
《科技日报》[2010-08-18]
(责任编辑 杨书卷)